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郭道藩

思辨録輯要卷十

太倉陸世儀撰

修齊類

冬温夏凊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為聖賢使其親為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為聖人一句

事父母不獨盡敬養於庭幃中方謂之孝凡一笑一嚬

舉足動步俱是事父母知此方可與言孝

以身事君不若以人事君以人事父母不若以妻子事父母

孝經言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之間爲類甚微然亦易生釁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

重遠弟不得於其親坐談之頃甚切憂思予因為講怨慕章且令其細玩父母之不我愛二句謂父母之不愛其子與子之不得於其父母其中必有一個緣故但不知為着那一件惟大孝之子能痛心疾首蚤夜思量畢竟要尋出那一件來盡情改過自然能得親順親不然即孝到大舜地位於父母之怒我責我一槩恝然遇之曰我自盡其子職父母之不我愛聽之而已這便是恝然恝然者終不得謂之孝

孟子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已有何罪妙甚人子不能得親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已過失若識得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已不得親心處徹上徹下反覆搜求若有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舜五十而慕光景簇新此時正底豫之時孺慕之情當分外加勝也

古人養志難於養口體今人養口體難於養志蓋古人家有百畝鷄豚狗彘無失其時王者先為區處停當

矣惟父母之志必待人子知之而人子養之今則不然家温食厚者或供膳不難若寒素之家而又區區於仁粟菽水不供且勿論養志口體非尺寸之膚矣可勝三嘆

養志難於養口體養口體急於養志觀曾子曾晳俱必有酒肉則口體之急可知矣啜菽飲水老人豈堪久饑耶久饑不可而甘旨又不能辦乃知奉㭊色喜亦是萬不獲已當此愈令人思王政也

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此語最妙盖父母雖愛其子之成人而人子必待其親以孺慕若家庭有賢知先人之意為戲其親矣斑衣之舞老萊豈故為兒戲耶事繼母盡敬易盡愛難人子能盡愛則繼母之心無不格矣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游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人家兄弟輯睦多是長子賢長子賢則從幼便能轉移
化誨其弟即其弟終不可化誨然其分居長處之亦
必有方斷不至決裂若長子不賢則諸弟從幼先被
他教壞及長又被他凡事率先諸弟不賢固群起而
為紛爭即諸弟賢亦無奈長兄何因知長子所係甚
重人家父兄欲兄弟輯睦諸子固不可不教然尤是
長子要緊長子率教而賢則以下諸子長子便可為
父母分一臂之力矣故古人語教必曰賢父兄

古人重宗子則知其教長子亦必有道所以能合族衆能治羣弟令人不重宗子不知教長子之法又長子多是少年時所生父母氣識尚未定安能教子只是姑息戲弄所以人家長子尤多驕惰以此知古人三十而娶不特合於保身之宜亦合於教子之道

陸子静兄弟學問相師順而得其正者也王覽兄弟患難相恤變而得其正者也處順能如子壽子静處變能如王覽王祥吾無間然矣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妬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於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妬之念此勿思之甚者也彼其心以為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閱墻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於我有益而況其為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已貧賤

而嫉妬兄弟之富貴者則在賢者亦往往不免盖起於先分形迹見得他人富貴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為他人覷破一文不值也

齊家之化第一在刑于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又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詩首關雎易稱家人從來家道之敗在女德家道之興亦在女德人能感格得妻子治家之道思過半矣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庸有不盡之時以妻子事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家之有妻猶國之有相治天下以擇相為本治家以刑于寡妻為本

刑于之化第一在閨門衽席間於此而無所苟則更無有苟焉者矣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待如賓又

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真工夫真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袵席之間一息斷絶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令人神悚

聞其和尚為人說五戒曰在家居士邪淫不可正淫不妨予曰關雎樂而不淫若說淫便不正

家之不齊多起於妻子父母不順由於妻子兄弟不睦由於妻子子孫不肖由於妻子婢僕不供由於妻子奢侈不節由於妻子妻子不齊而以云齊家吾未之

見也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子雖有治家之責然其勢處暫婦人終日在家若不知禮便多撓却家政也人欲齊家只是齊妻子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嚬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

古人云教孝愚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愚

見人家儘有中才子弟却因父母不慈打入不孝一邊遇頑嚚而成底豫者古今自大舜後能有幾人

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着意督率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酷肖其父皆身教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家禮莫先於祭祭者人道之始敬之所由先也孝子之

所以報本而追遠也能報本追遠則源深而流長矣

凡事俱有綱領祭法亦家之綱領

家之有宗猶國之有君卿長貳軍之有將帥部落故宗

者統也主也有宗則治無宗則亂

周禮有云宗以族得民宗者所以統一族衆無宗則一

族之人渙散無紀故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

族人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

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

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
意欲彷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為宗祭法歲始則
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
以高祖為主曾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
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為主祖考
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
秋則祭二代以祖為主考妣居傍昭位合同祖之衆
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為主合同父昆

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餘子則獻物以助祭如此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事雖創闢似與古禮初無所倍

或云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減損非也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傍殺下殺中庸云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皆事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無之此雖創闢恐於禮不為無補也

予自庚辰即為陸氏宗祭禮四卷一提綱一疏義一儀節一圖說俱備行前義欲會五服行此禮以世際荒亂族衆凋落未及舉行未知何日得遂此願也
一族之衆凡婣喪慶弔患難周恤皆當有禮必須宗祭舉行後方可次第而施
令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此真所謂玩物喪志殊為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

簠簋之類雖有家與有國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祖宗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為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如古銅爐鼎及哥窰定窰之類當即以為祭器貧者則以精潔之器為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用重器為祭器有三善焉致尊敬之意一善也赫赫煌煌動人瞻仰二善也滌器進饌之時執是器者咸有執玉捧盈之

心則無往而不可致吾尊敬之意三善也

人家有祖宗所著遺書宜另冩副本其真本手筆當裝訂珍藏如巳欲看及子姪借觀俱當用副本真本非致齋之日不得妄啓

令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霸之辨

令所集文公家禮輯冠婚喪祭四事有云出於文公者有云非出於文公者然大槩準今酌古俱可遵行只

要行之者貫以誠心不必拘拘儀式即如冠禮凡阼階東房三加命詞之類俱是述禮法大槩如此行之者須是融會貫通若照依禮文板板行去便是優人唱戲一再行已嚼蠟無餘味矣愚意阼階東房當一從人家廳事之便至於三加命詞則擇平日執友中之有識見者速之為賓俾之或為文或為訓詞以戒我子弟禮畢則飲酒數爵以伸其敬是雖不盡泥禮文而實得禮之精意

予男允純行冠禮請介石先生翼王石隱爲賓俱有訓詞言夏爲字説

凡男女皆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則無貴賤壽夭之憾

予謂言夏昔人云娶妻必須不若吾家者嫁女必須勝吾家者若看得理透正不必然男家只是擇婦女家只是擇壻

擇壻易擇婦難壻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

擇壻須觀頭角擇婦須觀庭訓

聖人制服五世而窮煞有深意凡人家祖孫相見大約只好五世相見便有情有情便有服所謂緣人情而制禮也無六世相見者故五世而服窮也曰今人家祖孫相見多不及五世聖人必以五世為凖何也曰此只是立隆為極聖人制五世服窮之義最妙不惟約之以禮亦且限之以勢蓋恐人丁太衆則有不可禁戢之事也今江南大家有二三世以內即目不相

識者固非然如徽歙江西聚族而處有多至萬餘丁者亦非也要必如古人五世之制乃得

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為苟毫髮而不似我父母則未免為他人矣此言似屬太過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亦何害於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亦不得一覩也此予所以亦抱終天之憾也

人子於父母之亡決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若祖宗有賢德及為時名臣則斷不可不傳其影神以為後人瞻仰之資是亦立碑勒象之意也

凡傳影神於男子則可於婦人則不可葢畫工傳寫當遠男女之嫌也若其父母沒時其子尚無知識當於死後傳之令俗所謂揭白也

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令世闕焉不講無論庶民即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令宜制為令

典人子葬親不拘日月凡士大夫必葬親然後起復庶幾無不葬之親矣

江君遴問風水之説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廻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説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公心也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為求富貴或停柩不喪或欺盜侵奪此私心也人欲之

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荳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錢蕃侯兄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凶而娶蕃侯家不允而勢不可已時蕃侯兄尚尊翁為政諫不得行因與儀及聖傳兄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夫

豈不知但世俗習而不察而彼家時勢不得不娶是亦有善處之法乎儀曰此處決不可通融然士大夫之家猶可庶民之家儘有勢必不能不娶者是亦不可無通融之法其說有三因問二兄試思之得其說乎蕃侯曰不用鼓樂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儀曰嫁之夕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

人欲省事不如勤事若厭事則事愈煩盖饑食渴飲公

私諸務仍有不可廢者若一生厭棄則委積叢脞將不勝其擾矣若分外之事則一以斷絶為主又不可託勤事之名也

貨殖本非學道者所為然許魯齋曰學者讀書當先治生凡貨殖之類皆可似乎又無妨學道者乙酉予既棄儒業念無以資生亦畧從事於此始覺得殊廢學業蓋貨殖雖小事然心茍不存則過時失算欲以資生反足以害生矣畏其害生而朝夕計較訪問不惟學

業放失將此心為之撓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不美孰甚焉因念聖人受命之言真是見其大者

魯齋之言與夫子不受命而貨殖之言若出二道然細思之蓋亦時為之也孔子之時雖非盛世然先王之遺法猶在使有百畝之田則亦足以糊口卒歲矣於此時而貨殖誠不受命也乃魯齋之時士無恒產八口無所養則雖欲不治生而不可得死生又急於禮義矣至於今有田則憂賦稅貨殖則憂通塞教授則

道義不尊而不足以糊口難哉難哉

孔子與釜與庾冉子與五秉自世俗觀之似孔子嗇於用財冉子能輕財然却是冉子看得財重所謂猶有這箇在明道所云胸中有妓也不但是不能周急繼富

史記稱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此一句令人多錯讀蓋史以此稱高祖謂其志大而畧於小不事一家而有事於天下也令人多以英雄無賴四字看之使無賴

子弟亦每每以此藉口試反而思之若不能有事於天下又不能有事於一家此為何如人

大抵能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朱子所謂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若其志果在一國吾不責備其一家若其志果在天下吾不責備其一國茍一無所成謾言欺人不過一無賴子弟而已

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亦為英雄言之若聖賢則步步蹈實地做去盈科而後進大學所謂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也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令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盖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為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根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

吾輩治生無别法只一儉字是根本古人所謂咬定菜

根百事可做也若不識儉字而反以經營為治生何啻天壤即治生一節聖狂二字只在毫釐分寸間可畏可畏

古人語學問工夫必曰勿忘勿助治生亦然忘則便失之不及助則便失之過此間自有一大中至正之理無過不及之道

切莫為力量所不能為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

思辨録輯要卷十

思辨録輯要卷十一

太倉陸世儀撰

修齊類

自甲申乙酉以來教授不行養生之道幾廢乙酉冬季學為賈而此心與賈終不習因念古人隱居多躬耕自給予素孱弱又城居不習田事不能親執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畧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田在

西郭已躬耕有年矣為予畧說其槪予有薄田二十畝在廿三都佃甚貧不能具種予乃出工本買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則古人省耕省斂之方一則稍欲涉獵其事以驗農田水利之學也天時地利人和不特用兵為然凡事皆有之即農田一事關係尤重水旱天時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墾闢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為重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假如雨暘時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不可必一有不時磽确卑

下之地先受其害矣惟良田不然此天時不如地利也田雖上產然或溝洫不修種植不時則雖良田無所用之故諺云買田買佃此地利不如人和也三者之中論其重則莫重於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論其要則莫要於天時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故雨暘時若則下地之所獲與上地之獲等土性肥美則下農之所獲與上農之獲等勞逸頓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時既得地利而又能濟之以人和則所獲

必更與他人不同所以必貴於人和也

予向讀區田法而異之以為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傳此法嘗疑不決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民卒不應又特遣耑官分督究竟迄無成功未審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終不可行耶予嘗欲親試之而未暇今歲既親田事將以此法徧商之老農且以語陳子言夏亦令試其事庶可得其實也今備

録此法於後

區田說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長濶相乘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内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匀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

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以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氾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高丘城上皆可為之大麥山藥芋子大小豆俱可如式課種又曰向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餧此已試之明效也若果爾似又無不可為者

王禎曰古人區種之法本為濟旱惟近家瀕水為上其

種不必牛犁但鍬钁墾劚便於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男子兼作婦人童穉量力分工定為課業各務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

丘陵城阪之地必不可種矣又聞常州鎮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水每農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太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若

吭地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槩論也

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為美不必皆良田又不耕旁地

庶盡地力蓋區種不先治地即荒地為之也又曰區中生草拔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苗長不能用鋤則以鉤鏟比地刈其草穢又曰兖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七十步之地域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

徐玄扈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即區田一畝可食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孔明每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為食

少事煩若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自不少廉頗五斗過於太多計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弘言有糞種壅法即今常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餘斛也

按區田之法云田一畝可收穀六十六石許計今穀一石大約得米四斗六十六石穀則當得米二十六石四斗也田法積步二百四十為一畝今得二十六石四斗米是約每步得米一斗一升也今江南種田法

每人蒔秧六稞相去八寸則一步之地當得稞六十餘刈穫之日每人刈稻一行為六稞又一行共十二稞為一鋪収束之日或二鋪三鋪四鋪五鋪為一束不等二鋪為上三鋪為中四五鋪為下今以三鋪言每地一步約可得禾二束每禾一束得米五合二束共得米一升一畝二百四十步當得禾四百八十束米二石四斗其二鋪者每步約得禾兩束半米一升五合一畝該得米三石六斗之數今江南湖蕩閒膏

腴去處地闢工修者大約如此其餘常田大約三鋪為束者得一石五六二鋪為束者得二石五六此地力薄亦種藝不得法也

蒔秧之法每人蒔一行每行橫蒔六棵每棵相去八寸此定法也今田家或互相換工或與人代蒔包蒔奸人偷力多將秧棵蒔開每棵相去或至一尺外及尺許不等者則一畝地幾減秧棵大半收穫鮮少半由於此不可不知吾聞婁東鄉舊有富人善種田蒔秧

之日酒飯極豐其蒔法每人俱以繩約使不過五寸故其田秧稞(稞)密而分行整収穫亦倍則蒔秧法亦宜講也又聞江鄉有秧𦁤以竹為之以約蒔秧者即此意

予欲以區田語鄉人詢其可否恐鄉人以為書本中語駭而不信乃言曰近有自湖廣來者云彼處種田有區種法畝可得米二十石許果否因以其術詳告之鄉人曰理或有此吾鄉有種芋者其法近此因言種

芋法先掘地為區每區深濶各三尺許熟糞壅之每區種芋一株漸鋤土壅芋既成每區得芋若干斤每斤得金若干計每畝約得金四十兩許即此法也則區田似亦可行予又問種芋得利如此令人家何不多種曰工力甚費人不耐煩然則區田之法不行亦工力費而人不耐煩也歟然當賦役煩重之世茍能躬耕四五畝即可為一家數口之養此莫大之樂又何工力煩費之足憂乎

予聞東鄉有撮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詳云撮穀有二難一則耘鋤難二則易䣝不能耐風潮也葢撮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蒔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水微蕩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稞簇故不便耘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長大上實下虛故易䣝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

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則無耘鋤之艱漸耨壟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蒂固無酣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徵之區田之倍收必矣人何不畧倣此意而小試之

撮穀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洩也今田家蒔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經三四宿而後始蒔蒔之時拋擲堆棸畧不少惜蒔後遇赤日則黄萎數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

洩盡矣其值陰雨而易醒者則稻必勝早蒔之勝於晚蒔亦以過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遽醒也由此觀之同一蒔也醒之難易猶係禾之善否而况移種之分乎

看來秧性亦太耐磨折令草木之類必賤種乃易植其貴種則移種之頃百方調護猶多萎死秧則不然其拔也信手速拔畧不顧惜拋折堆棄置累日其蒔也兩指夾之揷入水土縱横欹斜未嘗壅治然及其

既成猶能每畝收三四石使壅護愛惜曲盡其道如區田諸法所獲過倍亦何足疑乃今人習於苟簡惟務欲速終不肯加功加力至誣古法以為必不可用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古人云鹵莽而耕滅裂而穫此言豈欺我哉但野人愚而固未可以言語爭有心者能躬行以率之則庶幾矣

秧苗入土深則難出秧根入土不深則難久故農人於播種之始則撒秧於一處以浮灰輕蓋之既長則另

分而種蒔所以順其淺深之性也是亦可謂得其術矣然孰若區田之法不用移植而盡淺深之宜為尤得其術哉亢倉子曰稼欲産於塵而植於堅淺深之謂也

凡秧行最宜整蒔秧最不宜速速則秧行亂矣亂則疏密失宜難於耘鋤且不通風呂不韋作呂覽言農事甚悉其辨土篇曰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禾心中央帥為冷風正此意也乃知古人之於農

事其用心至矣

漢武帝使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用力少而得穀多按代田即古后稷法一畝三甽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后稷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田甽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

輒附根比盛暑隴盡甽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故嶷嶷而盛縵田平田也謂如今之田畮不為甽漫漫然故曰縵田此大約如區田而簡易過之然曰過縵田每畝一斛以上則亦不過畧勝而已區田數倍之說恐未必也

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盖區田之法必用鍬钁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

隅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令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犂治田甽甽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畝間為隴隴廣一尺積甽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濶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為甽隴三十道甽之首為横溝以通灌輸夫甽隴分則牛犂用矣衡溝通則車戽

便矣甽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礓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為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鋤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壝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

耘苗法呂覽辨土篇最詳其言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

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孤謂相懸去如孤也相與居則漸近矣相扶則叢立如軋蓋初時耘之使稀則後來長開方有地步否則根軋而不實矣又曰三以為族禾乃多粟大約耘苗當存三莖為一簇其傍相去五寸此為要法令蒔秧者亦大約三四莖一蒔呂覽又曰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謂存其長大而去其弱小者也若弱小者不去則長大者亦

因之而多秕矣又曰樹肥無使扶疏樹磽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磽而專生則多死盖肥磽之地其禾根株易盛故立苗欲稀不然則氣鬱而不展故多秕磽确之地其苗根株難盛故欲相援以立不然則氣弱而不能自存故多死吕覽之言亦精矣予嘗行田間見溝間有禾長茂特盛於他禾顧問之曰此秋之餘未遑他蒔者也予曰長茂如此他日收穫亦必倍他禾鄉人曰不然雖長而秔他日盖多秕耳

此即吕覽肥而扶疏則多粃之說也使如長兄去弟之法則何至聽其多粃哉

今人不種區田者一則不知其法一則工力費一則江南水田田中冬夏積水不便開溝分畛惟高田可分畛則又有不便者高田冬必種麥麥至夏至方收穫若區田則清明穀雨之時已將播種其開溝分畛須於冬春之間做完是因穀而廢麥區田所以紛不可行也然予於此又有一說今人欲種早花或早稻則

冬間便荒地不種二麥其言曰雖少却一熟然地力總在内不較輸也早稻早花之穫不及區田然農人猶能舍彼就此況區田乎故吾以為農人能分早花早稻之田以種區田亦庶幾兩得矣

種區田又有兩便之法凡農家種稻先於清明時治地為秧田俟小滿前後分蒔其種秧之田亦拔起再蒔今何不寄種秧於區田當播種時分其田十之二三開甽如前法俟苗長揷蒔之際則分其餘秧以蒔他田在

區田則以當耘耔在常田則以當播種是誠兩便

農家種稻最畏耘鋤盖耘鋤之時正當溽暑又苗禾已長人行其中暑氣蒸鬱大不堪耐故農耘鋤多在清早日稍中即起或有竟不耘鋤者區田貴耘故人尤畏然吾又有說於此當田耘鋤多在暑中者以蒔時故晏也若區田不用揷蒔則苗長自速大約常田揷蒔之時區田已將耘鋤矣何暑之有至於鋤土壅根則令種棉之家日暴於田不以為苦而不鋤區田隴

高土不濡水與鋤棉同亦何憚而不為哉

種田唱歌最妙盖田衆羣聚人多口雜非閒話即互詬誰嚴禁之不可止惟歌聲一發則羣囂寂然應節赴工力齊事速但歌辭淫褻殊壞風俗擬效吳歈體撰歌辭數十首一本人情發揮風雅凡田家作苦孝弟力行以及種植事宜家常工課與夫較時量雨賽社祈年之類俱入之歌中以教農民似亦於風教有裨

稻熟時予往觀刈穫見田傍一禾甚長高衆禾約尺餘

顧問之佃曰此予偶遺一粒穀未嘗糞治今秀實如此亦甚奇予因數其穗得二百餘粟時衆禾遍數皆九十餘粟是禾不啻倍之因思此禾蓋未嘗多種元氣未洩故也然偶遺田傍不糞不耘纖毫未加人力其稍壯碩者特以得全於天耳使如前法盡種植之宜其穗之長茂堅好又豈特如斯已信乎樹藝之法不可不講也

高鄉人種稻甚勞甚費故諺曰倒一囷監一囷信非誣

也古語云穀賤傷農以甚勞甚費之物而又值賤價則農誠有傷者有位者當此時豈可不講常平法耶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耜即今鋤頭也然鋤便於除草不便於起土發土者今謂之鐵鎝鐵鎝頭廣一尺其功用殆勝耜矣使為廣尺之甽則一人可勝若兩人併發則廣二尺矣

象山先生嘗述其家治田之法用長大钁頭鋤深至二

尺許廣一尺半植一禾大旱時以田肉深獨得不旱每穗數至二百粒他處不及百粒故所收嘗倍古人云深耕易耨觀此信耕之貴深也但云廣一尺半立一禾又古有云立苗方二尺者恐太稀與八寸之說太相遠當試之

劉章耕田歌深耕穊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鉏而去之此猶畎畝遺意

亢倉吕覽之言皆曰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又曰其種

勿使數亦無使迹疎則苗立苗方二尺及尺半之說恐太稀八寸之說是

俗說動稱犁耙令江南農家犁則有之未見用耙耙製見農政全書有方耙有人字耙其意大約如犁亦用牛駕但横濶而多齒犁後用之葢犁以起土惟深為功耙以破塊惟細為功耙之後又用耖用勞耖如耙而齒更長所以耖土益細勞則條木編之以摩田也令農家種稻耕犁之後先放水浸田然後集衆用鐵

鎝鏑鏟土塊謂之曰擹亦謂之削亦謂之落别江南呼土塊為别用力頗衆使有耙𣓁勞諸器可省工夫大半

中土有耬車製狀如三足犂中置耬斗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耬且行且摇種乃隨下又有用糞耬者用篩過細糞或蚕沙隨種而下按此器可用以種麥然於耙𣓁之尾用之為佳又崔實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即此耬車之謂

蘓文忠序有秧馬之説亦甚奇云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梧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逸相絶矣按秧馬製甚有理今農家拔秧時宜用之可省足力兼可載秧供拔蒔者甚便

今耘錫耘爪江浙間新製也古無此器𠈁匐水中以手耘之故農人惟耘田為尤苦今得此器勞逸不啻天

壤乃知何事不可為便巧惟聖哲者能用其心則天下萬世被無窮之利矣可不加之意哉

農人刈穫時最苦傴僂而行手足腰俱病予甚憫之欲思一巧便之器而無其法農政全書有推鏟以木為之柄長七尺首歧兩股如乂形貫以横木兩端各穿小輸圓轉中嵌鏟刀用則就地推去以斷禾莖云用以収喬麥此亦甚便但恐稻稞甚大未能即斷也記此以俟

言㚖躬耕於蔚村予以區田法告之言㚖有舍傍地七分因掘七區曰若得一區一斗予此七區當七分地矣然法不俱盡善區底不平又下種時不按實苗出聚中央一處又不耘稀又為惡客糞壞四區餘三區結子時渴水不實反不如常禾但根葉頗茂於常禾耳

思辨録輯要卷十一

思辨錄輯要卷十二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治天地人之道一而已天無紀治之以緯度地無紀治之以經界人無紀治之以禮法故緯度也經界也禮法也皆所以為分數也分數理也理者條理也

有治人無治法此言雖是然後世每每借此為言廢法

不講則非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又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譬有攻木之工於此雖善治木必求規矩斧斤之器規矩斧斤者亦匠人之法也規矩必求其端斧斤必求其利此必然之理有賤工焉顛倒規矩錯雜斧斤主人不責匠而歸過於規矩斧斤有是理哉

理學須一貫經濟亦須一貫理學不知一貫則竊拳以為忠申生以為孝臨大杖而不能走遇管蔡而不能

誅經濟不知一貫則勤於事上者不知恤民專於恤民者不知事上哀貧窮則抑富户杜關節則絶縉紳惠而費勞而怨者多矣故理學不知一貫則害及於身心經濟不知一貫則害及於家國天下

綏來動和方是經濟一貫經濟一貫必從理學一貫中出

治一國與治一事不同治天下與治一國又不同須是把箇天下大勢完完全全在胸中綱目井然源委畢

見然後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吏户禮兵刑工講究時是六事若行時止是一事須是聯絡貫穿始得周禮六官皆設聯事正謂此也

不讀周禮不識治天下規模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具此心胸方能治天下

凡事皆有一貫不識一貫皆有害禹之治水得水之一貫者也鯀之九載績用弗成由不識一貫故耳

當今治效必六十年三十年教人三十年出治教人十

年小成三十年大成出治三十年小成六十年大成

凡學經濟須有路頭若泛泛採取徒勞無益

撥亂不難致治難撥亂如十人之材足矣致治非五人之德不可三代以下但有能撥亂者未有能致治者

孔子而後有真學周公以來無善治漢唐宋竭力經營只做得補偏救弊耳三代規模全未夢見

三代以上立法常使人有為善之利三代以後立法常恐人有為惡之弊使人有為善之利者是以至誠待

人也故人亦以至誠應之恐人有為惡之弊者是以
不肖疑人也故人亦以不肖欺之
聖人治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入規矩
收人才去文法二者是當今最要務
古人治天下以禮令人治天下以法法勝則禮亡禮亡
則人心絶法尚不可治天下而況於無法乎
漢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實處處滲漏以其意欲
一網收盡天下故也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天下之大豈能一網收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看周禮一部書止辦得王畿千里以內事何等乾圓潔淨

人一身之間耳目口鼻手足腹心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元首在上股肱在下而後一身順天下之大大賢小賢大德小德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而後天下治不然有一人焉首居下足居上腹心居外四肢居内則見者皆以為怪物而羣擊殺

之矣乃治天下者賢奸顛倒大小易位有國者初不以為怪其不至於羣起而擊殺者幾希

聖人治天下只是使飲食男女各得其所飲食男女不得其所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内故書中所詳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則天下皆治矣後世治郡縣之天下不然緊要在擇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自可

徐舉而無弊王荆公不識此意纔執政柄便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問守令若何概以青苗保甲之事强諸天下是以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壞試觀荆公治臨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也古今異宜為治者不可不審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故已亦得利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已獨利其利故天下亦各

利其利

古之天下禮樂盡之今之天下賦役盡之能平賦役治天下為得半矣

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

俸

周禮有云禄以馭其富又曰奪以馭其貧盖古者禄以公田既予以爵則隨予以禄田故筮仕者無患貧之心而不營心於財利後則俸禄甚薄而聽入仕者各

以私計謀生若守禮安分徒資俸禄則饔飱不給失馭富之道矣古者禄田之外别無私田既奪其爵隨収其禄田則無所藉以資生故貪墨知畏後則貪墨者無所限制田連阡陌即被削奪而擁資甚厚無能損其毫毛失馭貧之道矣然則廉吏何所藉而為廉貪吏何所戒而不為貪乎

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甘誓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葢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守行則以戰

文武未嘗分途也自戰國始有將軍之稱秦乃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而文武乃分途矣夫周官軍政皆寄於司馬亦未聞有尾大之患苟必欲以文武互相制馭豈君臣相信之道也哉

吏部雖有用人之權然須有職要之法假如方面大吏及州縣正官此吏部之所當選擇也至於州縣之佐貳與夫師儒之職倅貳之官則聽州縣自行辟召可矣後則一命之微必由銓部總攬既廣人之賢否豈

能盡知

吏部所治既廣賢否難知勢不能不循資格非不欲去資格也勢不可也故議者不察不清吏部用人之權而欲去朝廷資格之弊此必無之事也以資格用人加以避嫌即使臯陶伊尹為銓衡亦不過掣籤唱名期於無弊而已斷不能自展一籌也事權之多出吏胥蓋有由矣

用人循資格最是大弊人才不同各有所宜有宜大者

有宜小者有小大無不宜者小大無不宜聖人之才也或宜大或宜小賢人之才也求才於後世其為聖賢人者寡矣而朝廷用人不問其才之大小與否槩以資格遷陞之是以聖人望一切也奚可哉

人才極是難得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才以唐虞之際而致治止於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人之聖而各專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專一事而至於終身不

易此任之而竭盡其才也使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臣而吏户兵刑無所不堪則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旦至暮去而動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

爵禄二字其用不同用人當以爵賞人當以禄爵者量材而授者也其人才堪於兵則授之以兵才堪於户則授之以户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木則使之為木工其人而善土則使之為土工用各有所宜也禄

者量功而授者也其人而於兵有功則即於兵加俸其人而於户有功則即於户加俸此如木工善木則即加以木工之厚餼土工善土則即加以土工之厚餼報各有所稱也後之注銓者其人方有功於兵則陞之使户其人方有功於户則陞之使吏此如董功役者其人而善土則賞之使為木其人而善木又賞之使為鐵為銀也

孟子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

慶慶以地此賞人以禄之一證也

考察之權最忌專一周禮六計弊群吏皆各屬長官主之而共聽於冢宰然其所察者特王畿之内而已故聽覩真而舉措當後則合天下之銓選皆聽之吏部甚至州縣佐貳之微亦屬於銓司欲舉措之當不可得矣

銓司每慮人才壅滯往往設法遷陞即有識者亦欲巧為法以疏通之此以人才用國家而未嘗為國家用

人才也古者論定後官量才後禄故三德者為大夫六德者為諸侯凡用之之法皆求其德與位稱耳由此言之其人而才足卿相即布衣而立授卿相可也其人而才止百里即筮仕而終身郡邑可也以至才堪户者終於户才堪兵者終於兵如舜世五臣終身不易何嘗有流轉遷陞如後日也哉天下事有煩而無謂者此類是矣乃當事者方以人多官少為病以予言方慮其官多而人少也季世之法不主於用賢

專主於防不肖夫既知其不肖則去之而已不務去之而務防之不肖者未必受制而賢已不勝其掣肘也安得謂非立法之弊乎

寛收嚴試久任超遷此八字用人之良法

偶行薦舉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大拘蓋薦舉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窮破資格之弊也倘必曰某官得薦某官不得薦某官薦得任某職某官薦不得任某職是仍重科目仍拘資格也一曰任之無法蓋善

恐有類邪正有黨君子所薦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薦大抵多小人若不立法詳試而概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禮而刑用違其才者又不可勝計也即有真才亦烏能效用乎一曰繩之太急連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終變節或窮達易操當其舉之未可謂非也舉之而受舉者變節易操則非舉之者之罪也且仕途傾險詭譎百出或叢忌舉主而陰中傷所舉之人或傾排所舉之人而并累

及乎舉主種種株連為害不可勝道則雖有賢士在下舉主亦安能不顧身家不惜禄位奮然以舉之乎無怪乎勉强塞責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虛應故事也薦舉不可尚虛文當疏其實或其人才德兼備或有德無才或有才無德或其才長於某事短於某事用可任某職不可任某職皆一一疏列不拘大小臣工有即薦舉多多益善天子臨軒親策之分類而試試以經義治事擇其尤者更名對面試之可者擢用不可

用者散歸庶無前弊而収實效

日者觀匠人得教人與器使之道凡木之大小枉直皆材也規矩繩墨皆法也材有不齊而法無不一故能使之咸就條理至於奇瑰之材不可拘以繩墨者則又隨材而器使之故天下無不可用之材而亦無不可成之事秦以後教法廢矣而器使之道則又棄而不講使細者為梁短者為柱大者為椽長者為節乃謂天下無材謂天下之事必不可成豈不寃哉

看飾未得取人之法雖踈節濶目不無遺珠之歎然往往拔十得五舊制舉進士必分試九卿衙門觀政每衙門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㑹其實以上於天官天官籍註以定銓選隨材授職職必久任故洪永時得人為盛後之觀政則不過隨班作揖而已名存實亡可慨也夫

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開誠布公主於用君子雖或間容小人然君子易於展布三代以後禁制求

縳主於防小人小人終不能防而君子之進退掣肘為已極矣問設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吏無防法

中庸曰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懐諸侯也則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懐諸侯今人治天下全在擇守令

諺語清官不出吏人手非官愚而吏智也官不久任而吏多積年故耳誠能一切反之吾知吏必不能出官手也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代不乏人獨為長吏令一邑未聞闢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過失近為民父母而驕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也今後吾黨得第為縣令時必尊禮有道祈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牘於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

治天下以求才為先治一邑亦當以求才為急今之郡

縣非無才也而有司不知作興鼓舞之道其有留意人才者不過季考月課為文字相知耳夫文字之責上有督學下有學師何煩有司更為數數也愚謂有司季考月課當另為一法分理學經濟二科設為條問理學如顏子所好何學之類經濟則舉時務之切要者每科數條觀其所答優劣德行優者養之庠序經濟優者措之施行不惟賢才可以立得而聞風興起者吾知且不可勝計矣

思辨録輯要卷十二

思辨録輯要卷十三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極也故官制清則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國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罷侯置守分爵二十級而漢唐宋因之愈棼愈亂其制有爵有職官有加官又有散階勲爵或一官而兼

數銜或一事而設數官或古貴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貴名目混淆等第雜亂欲居官者顧名思義難矣於以治民不亦謬哉故愚謂治天下斷自清官制始

三代以官為治事之司故其制簡而清後世以官為賞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亂

勲階之制始於唐歷代因之夫既有品級又有勲階不繁而益繁乎且古制卿大夫士至明始一以大夫為稱而但以榮禄光禄資善資政為次第亦何所分别

甚有大夫與卿同稱者如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之類

蓋因循於唐宋之舊而不知取法於三代也

九品之制竟以上卿亞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上士中士别之似覺清楚

三公三孤古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弘化者也記曰天子

無職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蓋非特參職天

子直尊於天子矣故其稱曰師曰傅曰保皆尊於天

子之稱也惟周名之倫足以當之無則寧缺故曰官

不必備惟其人周名之以公孤兼宰相以公孤宰相非周名不可也後世不務得周名其人而槩以公孤為兼官馴至唐宋或以之加武臣或以之加寺宦或以之加親王子弟名實之乖遂至大壞先王之意荒矣愚謂師傅等官多屬空名似不必設之獨所謂國子監者是誠首善之地而老更又所當敬禮者也當慎擇其人即以師傅之禮尊之北面受教隆之以禮而不煩之以事重之以道而不授之以權即古公孤

之遺意而善用之是亦治古變通之法也後世公孤既徒設空名不徵實用愚故欲以管窺蠡測之見存諸私記焉

語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自古及今未有宰相不得其人而天下治者自明初不許設丞相心竊疑之及歷攷古今周禮無宰相之官自秦始制丞相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信之專任之久蓋將禪之也家天下以後此任未

可專寄漢承秦制始設丞相旋改三公唐宋以來其名不一或稱尚書令或稱中書令或稱僕射或稱平章或稱同三品或稱大學士雖皆宰相之職然大約皆二三並任不獨任且皆兼官非專官其專官而獨任者在漢則曹操在魏則司馬師昭又有黄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之類皆為專官獨任未嘗授人惟宋齊梁陳隋諸臣將受禪則居之此外惟桓温王敦侯景則知丞相之職其不可專官獨任亦較然矣按

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則宰相舍六官又誰相乎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即六官也周禮天官謂之冢宰則既以宰與天官矣但專任恐權太重故使之同於五官後世誠能法周官之意竟以六官為六相冢宰提其衡五官襄其事而天子親決萬幾於上則既無專擅之嫌亦無紛擾之患天下受置相之利而不受置相之害或者其庶幾乎

國家設五軍都督府其衙門及官銜品級俱尊於部院

蓋以兵柄不可下移畧寓天子親操之意也然凡衛所武官一應承替襲職之事皆必達於兵部而後行則尤有犬牙相制之意蓋開國之慮深矣

親軍衛之與五軍府即漢之南北軍也其勢互相制馭不為不善但五軍府都督多以勲臣為之錦衣則專以恩賚大臣子弟雖即周官庶子之意然率以不知兵之人充任緩急莫可恃矣愚意二軍之將亦當間用邊將中之年老者蓋既以示國家優厚之恩而亦

可藉其老成練達之力居中制馭兩得之道也
吏部古天官冢宰之職也然古者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蓋偏言則專一職統言則包六職猶四德之仁兼四端統萬善也今則專於選事猶一郎曹之職矣愚謂宰相可不必設而吏部則不可偏於一事也宜稍倣古冢宰之職事權雖分掌於六官而權要則獨綰於冢宰庶無專權之虞亦無渙散之弊

天下之官皆選於吏部故冗雜繁亂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此吏胥之事非官長之事也誠能參用古法朝廷擇冢宰冢宰舉五官五官各舉其屬外官之長及外官之僚屬亦如之吏部但總其成則頭緒清而人才易於器使矣吏部未知職要之法用人之效未可期也

周制地官司徒主教養萬民今之户部但主户口田賦貢役經費非古制也葢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以

封諸侯而千里之地又分采地九賦之斂其入無多故可專意教養今則海内之田賦皆屬户部勢不得不以教之一字聽之學校而全部專心㑹計矣明初止分四司而其後又分十三司十三司各分四科誠以庶務之浩繁也然古者有教有養而後世但聞取民世代升降感慨係之矣

古者成均教土司徒教民三物八刑五禮六樂皆所以齊民也漢唐以來成均教士之法猶存其名至司徒

教民則名實俱亡矣孟子云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以此知教民尤急於教士也為人上者可不加之意乎

禮部一王禮樂教化之所出也而有僧録道録二司何居且僧録道録不已而又有教坊司傷化甚矣其一舉而釐正之乎

在昔漢有太尉大司馬大將軍五季有樞密院大約皆主兵柄而權在宰相之上權臣挾震主之威者率居

此任蓋兵權在握則無所不為也國初亦設大都督府後以朱文正坐罪廢不設尋分為五軍都督府雖品秩如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分矣至永樂中盡歸兵部五府都督不過守空名與虛數防微杜漸莫此為善有國者所當法也

伏讀諸司職掌内刑部一條有曰凡籍産不得及其先墳塋此一語真王者之言與文王罪人不孥之意並美千古矣

宗人不即市宫人不即獄二語亦王政也

工部凡軍器軍裝火器屬虞衡戰車屬都水名義未正

愚謂都水屯田可并也軍器則宜另為一司

慎刑雖天子美事然愚以為慎刑莫如簡法葢簡則寃抑少繁則寃抑愈多欲救之而適以甚之今一刑也既有刑部又有大理又有都察院謂之三法司為太繁矣而鎮撫詔獄又得參其間欲無寃抑得乎故愚以為不特鎮撫可廢即大理亦可廢也一刑部足矣

從來帝王之家處宗族最難尊其位重其禄固親親之道然過於優厚不為限制宗繁費大為患終窮亦國家莫大之憂也愚謂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尚以親盡為隆殺況於子孫而不為之差等乎有天下者宜一以古禮為凖上則子孫曽玄皆以四代為次第如天子之庶子則為皇子皇子之子為皇孫以下為皇曽孫為皇玄孫其禄以漸而降至皇玄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為王子王子之子為王

孫為王曽孫為王玄孫其禄亦以漸而降至王玄孫則不降無可降也如此則不至有過重之憂亦不至有失所之患庶幾情義兼至矣今試擬圖如左至於禄之厚薄則君相臨時斟酌可也

宗藩遞降圖

皇子 皇孫 皇曽孫 皇玄孫 五世不降

王玄孫 五世不降

王曽孫 王玄孫 五世不降

王孫　王曾孫　王玄孫　五世不降

王子　王孫　王曾孫　王玄孫　五世不降

夏殷周皆有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及六官外此無卿

今制六部都通大謂之大九卿而鴻臚太常光祿寺

又謂之小九卿以今觀之殊可併省如鴻臚太常光

祿可併入禮部太僕苑馬可併入兵部翰林尚寳欽

天可併入吏部國子監則當格外獨尊而不當儕於

諸卿此勢之至便而制之至善者也昔宋初雖有九

卿之名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執事元豐正名始有執掌中興初併省冗職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併户部光禄鴻臚併禮部亦惡其頭緒之分也立官制而能使頭緒井然則治天下之道思過半矣

周禮不設諫官先儒以為人人可諫故不設諫官此亦一説然亦可見三代信大臣之專待大臣之厚此由三代人主皆能正心誠意以身取人故也故愚以為朝廷設臺諫不如設師傅師傅教人主以正心誠意

之學學進則人主自能辨大臣之賢奸也

昔人謂周禮無諫官凡官皆可諫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天官之屬師氏詔王善保氏諫王惡則保氏便是諫官故後世之設諫官非周禮意也其必復師氏保氏之舊而在於王所乎翰林院始於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皆寘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掌於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始名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辭謂之北

門學士𤣥宗初置翰林待詔以陸九齡張說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别置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為内相又為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大重然所謂學士皆以親疎遠近為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職始貴顯至於今制則直以為儲相之地士子登高第者竟入翰林不數年可坐致館閣夫宰相天子安危之所寄也人

主擇相當務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徒取文章華國乎儀謂翰林既為儲相地當即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為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

古者太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所謂東宮官屬也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儀謂太子在東宮止有學問無他職事何必另建官屬保傅之任宜

擇勲戚老臣爲之至於師則有太學之師在太子當日夕習禮樂政事於太學更妙選太學端方之士與之朝夕周旋更迭進見所謂太子入學則與士齒是也若設專官是狹小其途矣

太常司祭祀禮樂之事宜妙選官屬擇知禮識樂者爲之不宜泛泛升授也

周禮醫師歳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夫十

失四亦醫中之佼佼者矣而考猶為下則上古之重民命也今制雖亦有三年五年試法而俱為虛文無怪乎世之無良醫也

馮相保章周禮俱屬秋官明朝特設欽天監重之也亦秘之也然其職太卑又其官世傳不選於外止能知數未能明理是以久而廢弛鮮克勝任欽若昊天者當尊其官寬其禁令博求賢者以講明歷理而時修歷法則庶幾乎

洪武初設國子學後十五年改國子監按監本國學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宜正其名稱為妥若以監名則與諸寺監同非古人重學校之意

洪武初祭酒為正四品後改為從四品壽州學訓導劉亨疏國子祭酒品位不當在太僕卿下當時頗納其言然卒未改正夫祭酒天下之師也隆重師儒乃治天下第一要義不知當時何故不改正

每見前代好釋道者往往稱釋道二家為國師夫祭酒

者年長之稱也以之命官屬以師長之任豈若方外之稱乎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内官品秩内官監凡十一監設太監一人秩四品左右少監一人秩從四品是内官與國子師品秩相並且過之也又其衙門同以監名當時何以無人論正

明自南北京而外分十三省每省設都布按三司蓋古者方伯之任節度使之職也然則布政之職宜獨尊

今三司等級都居上布次之按又次之盖明初每事右武故以五府居六部之先以都司居布政之先其實非也一省之政聽於布政則都司按察皆布政佐貳之官也乃既並列以分其權而布政復有左右二員防制嫌於過矣

設官當以民事為主布政主民事者也故宜居二司之先若謂恐其權專而莫可制則權莫重於兵顧以都司為可制乎

朝廷設官甚多惟州縣為親民之官昔漢宣帝謂與我共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後則共天下者惟良有司而已蓋即古者百里之諸侯也其體貌不可不崇其委任不可不專一邑人才使得自行辟召一邑兵食使得自行調度若徒掣其肘而又欲責其成功難矣或謂制馭之道不可不講儀謂不然蓋權勢太重如一郡一省誠不可不防若州縣則一彈丸地耳正賈誼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者過防則太弱且不

能自振又何能爲王家宣力哉

思辨録輯要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蕭文鉦

思辨録輯要卷十四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天無度以日之行為度天無赤道以南北極為凖而中分之為赤道天無黄道以日躔之所經為黄道天無十二次以日月所宿之次為十二次

天亦不止以二十八宿為體天只是積氣自地以上皆天一層高一層一層緊一層凡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俱在氣中俱屬天上俱為天體但人要將天與日月五星分别而日月五星有象天無象故以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其實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皆為天體天只是氣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皆氣中之物

天氣愈高則愈疾凡在氣中而居下層者其行稍緩氣緩故也再上則稍疾以至層累而上至於極頂則氣

愈緊而行愈疾此亦自然之理昔人有九重天之說朱子嘗取之又謂天際惟勁風搏轉即此意予嘗讀遊華山記謂山頂風急人不得站立行者皆依山附木否則吹倒每日都是如此則氣高而愈疾之說益驗矣

思勁風搏轉之說因念若果如此則天際當惟有東來之風無西來之風矣乃天際時有貼天之晴雲或東或西無定何耶意者風與氣不同氣有左旋而無右

旋風則東西南北惟其所之耳

天氣雖愈高愈緊然中間却寬和所以生養得許多萬物

惟運旋緊故中間有生氣若不運旋則乾坤毀乾坤毀則萬物或幾乎息矣

晉志載黄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也此言大非水為有形之物水既載天則載水者又屬何物得無滲漏乎天氣也水土皆形也氣能載形

形不能載氣

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則一度為九百四十分以九百四十分而得四分之一則為二百三十五分此所謂四分之一也大約是三個時辰

天度如瓜稜近兩極者狹近中間赤道者濶

天體至圓縱橫皆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算

程子謂堯夫立歲差法貫絕古今又謂今人論歲差只隨時測驗惟堯夫有一定法又謂堯夫歲差法只於

日月薄蝕處求之予向不得其説由今思之堯夫亦只是隨時測驗盖歷家算日只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常理推算不便測驗何以不便測驗盖日光照耀其所行處列宿皆隱不能知日之所行某日在某度上也某測日之法只於月之晦朔弦望上求之然晦朔弦望亦未能分毫皆准惟薄蝕之時日月或合并或對望同道同度分毫不差於此時求之則知日行在某度上歲差之法於此可求是亦隨時測

驗法非一定法也

中興天文志言歲差自宋距堯差四十餘度循是以往萬五千年後所差將半周天得毋寒暑易位此言大非寒暑之求乃因日之遠近故南至則必寒北至則必暑不因所纏之宿而生寒暑也若如志所言則自堯至宋節氣已當大異矣何卒未嘗異也

天文圖蓋天不如渾天人知之矣然渾天舊圖亦漸與天不相似惟西圖為精密不可以其為異國而忽之

也

天文左右旋之説古今聚訟儒者執左旋之説而以七政為必不能右旋非也夫天猶水也日月五星猶魚也日月五星之行夫天猶魚之行水古詩有云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豈以日月五星之靈曾不若水族之微而僅僅比於腐木亂草隨波上下且在日月則有薄蝕變怪在五星則有遲留順逆在恒星則有飛隕流墜變動不測豈一右旋之微而不能學者但

虛心觀理不可過泥前人成說

天文家有二一星歷一占驗即古所謂馮相保章也儒者欲談天道必合二家而會通之其理不相齟齬始可據以為斷左旋之說於歷學家頗無所礙但於算稍繁耳若占驗家則殊不然占驗家談五星以東行為進為順西行為退為逆吉凶之占皆有明驗若主左旋則凡五星東行反謂之退與逆西行反謂之進與順與古今占驗俱大相反此不可之甚者儒者豈

可執揣摩之虛理違占驗之實事故愚以為天文家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此說較長

天積氣日月五星積精精行氣中各一其性

七政行天是精乘氣非氣轉精

月光借日此沈括之言朱子極取之予以為未必然月雖陰質然亦精氣所為非塊然一物天下之物惟銅鐵瓦石能受光不能通光若水晶琉璃一麗太陽亦表裏洞徹矣月雖陰類然以擬於物必非銅鐵瓦石

豈反不如水晶琉璃愚謂月之光月自有之其盈其虧皆月所自為不借日光尚書生明死魄亦一証也

問月光非借日何以晦朔弦望毫無差忒曰此所謂應日非借日也應日以理言借日以形言

日月薄蝕之說亦氣感也何以必於朔望曰氣至此而後相感也天之有道度猶人身之有脉絡日月之有薄蝕猶肢體之有疾痛日月必同道度而後生薄蝕肢體必中脉絡而後見疾痛腎虚而齒揺肝盛而目

赤腎之與齒肝之與目其形未嘗相見也然而根伏於此青見於彼者其脉絡同也世未有腎虛而目赤肝盛而齒揺者則非朔望日月又安得蝕哉

西學言日月蝕為地影所障似亦有理然即以地影之說求之恐未必然日之體猶火月之體猶水火外景水内景内景者受景於内也故月中之景古今相傳為山河大地近以西洋望遠鏡窺之良然今為地景之說者曰日之體大於地地之體大於月故日之光

能及於月而月之光每障乎地其所以或障或不障者以其去地遠中間空處多故也夫內景之物其體常虛其照常廣愈遠則被照之物愈少而所照愈廣今夫地雖大於月然月去地遠則地小而月中之景當亦小矣地之周圍空處甚多則月之照地宜四邊俱作圓形而中心一點獨黑譬如高廣大厦繫鏡高梁中懸一球球體雖大而自高梁之鏡照之則球形自小而球之周圍俱見此常理也乃今月中之景不

為圓形而作散形或白或黑其體不一又其黑處有直際月之邊者則知地之形未必為球而地之大未必僅大於月地球間隔之説猶有可議也

月抗日而食葢陰以抗陽而得罪也望而盈似乎抗矣然不蝕者葢同度不同道雖盈而不抗也至於同道同度則抗矣此如后妃然正位中宫與人主為敵體此盈也非抗也如吕如武則抗矣

即日月食亦可識天地間陽貴陰賤之義陰雖與陽匹

敵然一至於抗則其體自虧陽雖為陰所掩而真體常存不少損壞然則為陰類者固不宜自盈而至於抗為陽類者亦慎毋自怨而至為物所蔽也哉

古今言歷者無慮數十家其稱善者惟漢司馬遷大初歷唐一行大衍歷元郭守敬授時歷然三家之中又惟授時歷最善盖三家定歷之數太初則以鍾律大行則以蓍策授時則以晷影以理揆之雖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又云易能彌綸天地之道然據其成數以

為歷算終屬湊合不若晷影之法以天測天尤為精切所以迄今二百餘年交食之法猶未甚爽也

欲驗歷法合否只在交食然交食只定時刻分數便難假如二人言歷其一人定某日午時一刻日食一分又一人定某日午時二刻日食二分欲辨正之須先定晷刻其定晷刻之法或以沙漏或以水漏或以晷影晷影或陰雲不現沙水二漏則互相參差者有之蓋漏本人為非天造地設也此時刻之難也至於分

數則三分已上便易識認其一二分之間日光晃耀誰能確然分别即用油盆用樣板終不能不差分杪也此分數之難也即此二者孰能定其優劣以此知定歴之難天本動物占天者亦安能毫髮不爽但時勤測驗務使密合於授時不悮足矣

歲差者歲歲有差假如今歲冬至日在箕三度至明年冬至日仍在箕三度其間已差杪忽矣所以然者天行與日行各自不同其間自不能無過與不及但所

差甚微須久久積算乃見所以古歷有以四十年差一度者失之過有以百年差一度者失之不及惟大衍歷以八十三年紀元歷以七十八年為近而又不若近時西學歲約一分五十杪不等約六十六年八個月而差一度者之為密也蓋謳羅巳人君臣盡心於天終歲測驗故其精如此

歲差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今在箕四度上距堯時約差五十度自堯至今不過四千年耳其所差已如此

自堯以前不知幾千萬年自今以後又不知幾千萬年若約以四千年差五十度論之周天度數不過三百六十只二萬八九千年周天度數盡矣堯夫元會運世以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歲差亦須在周天打三四轉

看蛛網可悟天文圖其縱布處即周天二十八宿分度法也其衡布處蛛網較密舊圖止赤道一圍今西圖亦有三百六十度矣

漢儒談天家多謬至於升降四遊尤屬可笑考靈曜云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春分時地當正中自此漸下至夏至下游萬五千里秋分地亦當正中自此漸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立春後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而極春末復正立夏後南游夏至而極夏末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而極秋末復正立冬後北游冬至而極冬末復正此皆揣摩晝之長短日之遠近以為言不知地之上下星辰之東西有南北極可攷而謬妄

若此載之史冊足徵知天者之鮮

宋中興天文志採近世諸儒之論其間固多可採然最

舛謬者若如容星一段其言曰天有容星三曰老子

曰國星曰温星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

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之人温星者

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三人之精皆為星帝

命之為容星錯出之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常

此無論古今史傳未嘗載三星之名即其立言之荒

誕謬妄亦有大可笑者而史官採之書傳引之難矣哉

天官惟占候家最多謬妄此不可不知

漢儒之占天失之鑿晉唐宋諸儒之占天失之畧

甚哉占天之難也魏明帝問黄權三國孰為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為正然攷之史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宫

太微然以載記攷之流星入紫宫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梁武帝時熒惑入南斗武帝被髮跣足下殿禳之而北魏有孝静帝之變晉庾翼與兄氷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恙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証也以此言之天道遠人道邇占騐之家豈能一一盡中而術數之士每每妄言其亦過矣

西學絶不言占驗其説以為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

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為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不無小有徵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為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之矣

占天之書國家例有明禁其所以禁之者正以術數之家多冒昧妄言易於惑人作亂也若夫天道之運行

日月五星之晦蝕盈縮星野氛祲之變見則性理綱目載之二十一史全著之矣國家亦何嘗禁而博學之士固可以束書而不讀哉

歷數難而易占驗易而難歷數所爭常在分杪之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户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灾變而事應各異或灾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思辨録輯要卷十四